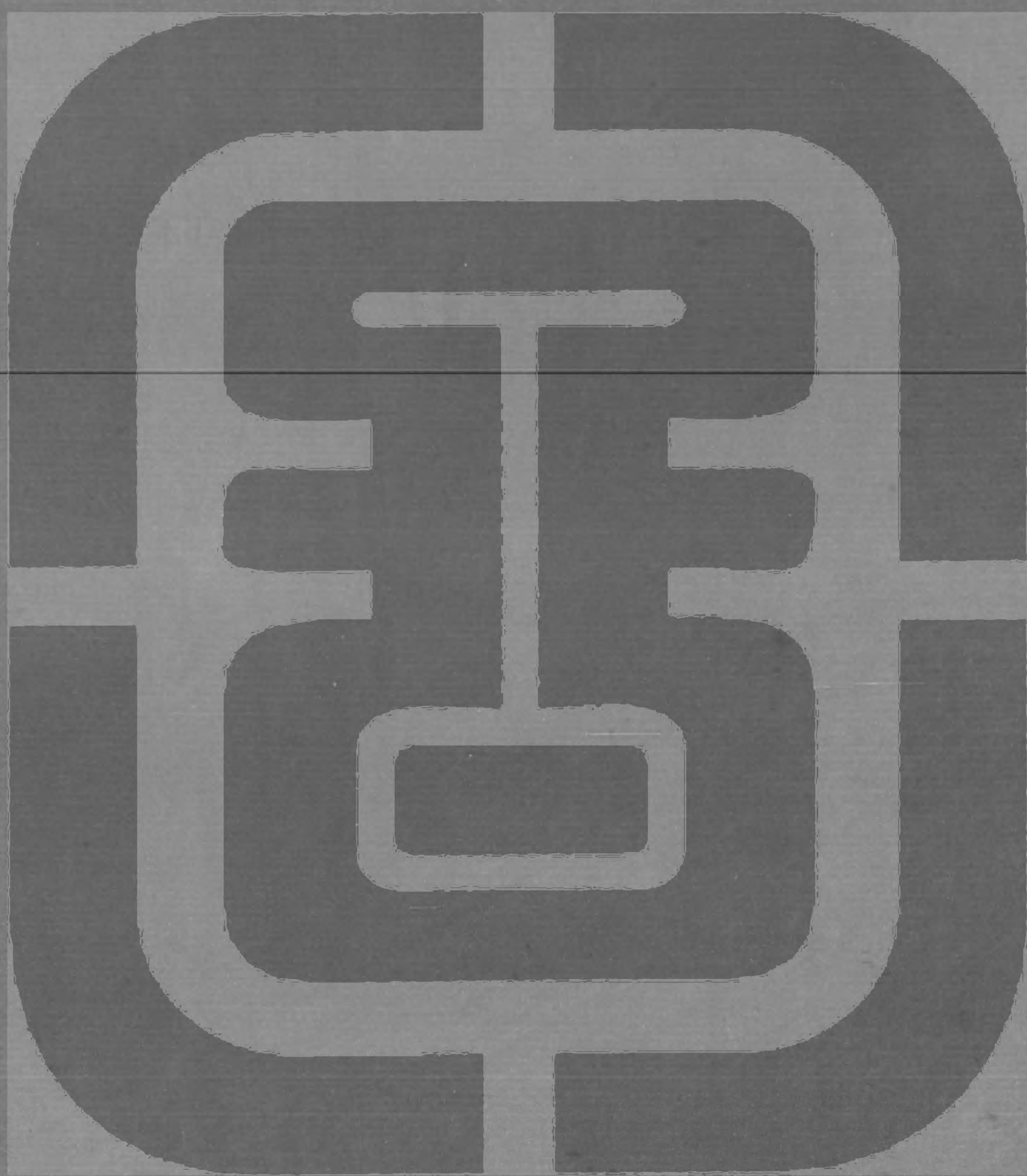


014130

219



唐書列傳卷第十三

劉昫等修

封倫倫子言道兄子行高

蕭瑀兄子鈞鈞子瓘鈞兄子嗣業

裴矩矩子宣幾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觀州蓆人北齊太子太保隆之孫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其舅盧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為行軍記室船至海曲素召之倫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自素甚嗟異之素將營仁壽宮引為土木監隋文帝至宮所見制度奢侈大怒曰楊素為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將獲譴倫曰公當弗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豈非孝順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

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
素嘆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負責恃才多所凌侮唯擊賞倫每
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驟稱
薦於文帝由是擢授內史舍人大業中倫見虞世基幸於煬帝而不
開吏務每有承受多失事機倫又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
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峻文深誣策勳
行賞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倫所為也宇文化
及之亂逼帝出宮使倫數帝之罪帝謂曰卿是士人何至於此倫赧
然而退化及尋署內史令從至聊城倫見化及勢蹙乃潛結化及弟
士及請於濟北運糧以觀其變遇化及敗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前
代舊臣遣使迎勞拜內史舍人尋遷內史侍郎高祖嘗幸溫湯經秦
始皇墓謂倫曰古者帝王竭生靈之力殫府庫之財營起山陵此復
何益倫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自秦漢帝王盛為厚葬故百官衆
庶競相遵倣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寶咸見開發若死而無知厚

葬深為虛費若魂而有識被發豈不痛哉高祖稱善謂倫曰從今之
後宜自上導下悉為薄葬太宗之討王世充詔倫參謀軍事高祖以
兵久在外意欲旋師太宗遣倫入朝親論事勢倫言於高祖曰世充
得地雖多而羈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窮破
在朝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若乘其已衰破
之必矣高祖納之及太宗凱旋高祖謂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
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封倫贊成此計昔張華協同晉武亦復何以
加也封平原縣公兼天冊府司馬會突厥寇太原復遣使來請和親
高祖問羣臣和之與戰策將安出多言戰則怨深不如先和倫曰突
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衆以
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
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六年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曉習吏職甚獲
當時之譽八年進封道國公尋徙封於密蕭瑀嘗薦倫於高祖高祖
任倫為中書令太宗嗣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倫為右僕射倫素險詖

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由是與瑀有隙貞觀元年遭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自臨視即命尚輦送還第尋薨年六十大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冊贈司空謚曰明初倫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前後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時高祖將行廢立猶豫未決謀之於倫倫固諫而止然所爲祕隱時人莫知事具建成傳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倫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不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倫位望鼎司恩隆昨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槩成元惡寘于常典理合誅夷但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褒贈未正嚴科罪惡旣彰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沮勸太宗令百官詳議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從之於是改謚繆黜其贈官削所食實封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倫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歸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爲隋晉王妃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爲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煬帝爲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祚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爲栖遁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史侍郎旣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疎斥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

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
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
臣又竊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
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
爲戰場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言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
其謀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
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
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即日
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
之當陣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衆數
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
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太宗爲右
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五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
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

升御榻瑀旣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
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勅
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
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
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爲之及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爲州都
督高祖常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
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
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
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
行遲晚之憊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
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
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
拜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寮指南庶務繁摠瑀見
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瑀嘗薦封倫於高祖高祖

以倫爲中書令太宗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封倫爲右僕射倫素懷險
詖與瑀商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
旣新用事踈瑀親倫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
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未幾復爲尚
書左僕射賜實封六百戶太宗常謂瑀曰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
安其理如何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爲
盤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叅建亦得
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議
封建尋坐與侍中陳叔達於上前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
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叅議朝政
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快
快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由是
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
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

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叅預政事太宗嘗從
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郡守應遭割心
之禍翻見太平之日此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
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爲兄弟
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
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
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則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曰
臣特蒙誡訓又許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進而言曰
臣有逆衆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
昔聞其言今覩其實蕭瑀不遇明聖必及於難太宗悅其言十七年
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煙閣是歲立晉王爲皇太子
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遼東也以洛邑衝要襟帶關河
以瑀爲洛陽宮守車馬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
好佛道嘗齎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

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
玄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
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謂瑀曰爲
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日謂
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
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
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
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
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
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謙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
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
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
爲功況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
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

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
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
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能躡引殘魂於雀
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繆也而太
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
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徃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
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即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
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展之所垂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
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
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從幸玉華宮遭疾
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祖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
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
宜據實改謚曰貞褊公冊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臨終遺書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施單席而已異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銳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歷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為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為營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昭陵瑀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為黃門侍郎累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尚書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為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為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持免其死罪顧請侍

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為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姪竊符朕用為求鑿不欲令茲自彰其過所擬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異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為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瓘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瓘子嵩別有傳鈞兄子嗣業少隨祖姑隋煬帝后入于突厥貞觀九年歸朝以深識蕃情充使統領突厥之眾累轉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單于突厥反叛嗣業率兵戰敗配流嶺南而死裴矩字弘大河南聞喜人祖他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太子舍人矩樞樞而孤為伯父讓之所鞠及長博學早知名仕齊為高平文學齊亡隋文帝為定州摠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文帝即位遷給事郎直內史省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及陳平晉王廣令

唐傳三
七
矩與高穎收陳圖籍歸之秘府累遷吏部侍郎以事免大業初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場帝遣矩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寶及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仍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遷黃門侍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帝見之大悅及滅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懽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帝以矩有綏懷之略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觝於洛邑以誇諸戎狄終

月而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夷人有識者咸私哂其矯飾焉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有事於此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請面詔其使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

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後渡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矩後從幸江都及義兵入關屈突通敗問至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鑿與早還方可平定矩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多逃散矩言於帝曰車駕留此已經二歲人無匹合則不能又安請聽兵士於此納室私相奔誘者因而配之帝從其計軍中漸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時帝既昏侈逾甚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宇文文化及弒逆署為尚書右僕射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尚書右僕射令專掌選事時建德起自羣盜事無節文矩為之創定朝儀權設法律憲章頗備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敗矩與偽將曹旦及建德之妻齋傳國八墜舉山東之地來降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令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為學者所稱至令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

遷民部尚書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太宗初即位務止姦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固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撰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行於代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宇文士及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以父勲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卧内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歷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憂去職尋起為鴻臚少卿化及之潛謀逆亂也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既弒煬帝署為内史令初高祖為殿内少監時士及為奉御深自結託及隨化及至黎陽高祖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

及至魏縣兵威日蹙士及勸之西歸長安化及不從士及乃與封倫求於濟北徵督軍糧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等來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爲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高祖笑謂裴寂曰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時士及妹爲昭儀有寵由是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太宗平宋金剛以功復封新城縣公妻以壽光縣主仍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以功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倫爲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又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惠徵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

爲政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閣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其妻每問向中使召有何樂事士及終無所言尋錄其功別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在職七年復爲殿中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及疾篤太宗親問撫之流涕貞觀十六年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及孤兄子以友愛見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謚曰縱

史臣曰封倫多揣摩之才有附託之巧黨化及而數煬帝或有蔽顏託士及以歸唐朝殊無愧色當建成之際事持兩端背蕭瑀之恩奏多異議太宗明主也不見其心玄齡賢相焉尚容其諂狡筭醜行死而後彰苟非唐臨之劾唐儉等議則姦人得計矣蕭瑀骨鯁亮直儒術清明執政隋朝忠而獲罪委質高祖知無不爲及太宗臨朝房杜用事不容小過欲居成功旣形猜貳之言寧固或躍之位易名而祗

滕王元嬰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萬貴妃生楚王智雲尹德妃生鄴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崔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號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義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間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鄉公詔建成率將軍桑

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高祖憂其不閑政術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又遣禮部尚書李綱民部尚書鄭善果俱為官官與參謀議四年稽胡酋帥劉企成擁部落數萬人為邊害又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與企成軍遇擊大破之斬首數百級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數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企成與胡中大帥亦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竟誅降胡六千餘人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

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時高祖晚生諸王諸母擅寵椒房親戚並分事官府競求恩惠太宗每愬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陽高祖遣貴妃等馳往東都選閱官人及府庫珍物因私有求索兼為親族請官太宗以財簿先以封奏官爵皆酬有功並不允許因此銜恨彌切時太宗為陝東道行臺詔於管內得專處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給田數十頃後婕妤張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詔賜焉神通以教給在前遂不肯與婕妤矯奏曰勅賜妾父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勅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謂裴寂等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又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為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云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轢妾父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

之左右欺我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妃嬪等因奏言至尊萬歲後秦王得志母子定無子遺因悲泣哽咽又云東宮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高祖惻愴久之自是於太宗恩禮漸薄廢立之心亦以此止建成元吉轉蒙恩寵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勅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建成元吉又外結小人內連嬖幸高祖所寵張婕妤奸尹德妃皆與之淫亂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惟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官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摠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函鄉懼

罪馳告其事高祖託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
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
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
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
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應還立汝爲太子吾
不能倣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
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
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
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
雋州後又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
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勅建成秦
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乃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勉平宇內
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歷
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

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
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
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遞過之事況吾四方之主天下爲
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
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
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
觀其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陰與元吉
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等數言
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並不
許倫反言於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
早爲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
謂矣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克期
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爭曰事
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爲存社稷大

義滅親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若不見聽無忌等將
竄身草澤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
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克建德
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耻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
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八至玄武門自衛
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
覈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
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殺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
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
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太宗左右
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高祖大驚謂裴寂等曰今日之事
如何蕭瑀陳叔達進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建成元吉義旗草創之際並不預謀建立已來又無功德常自懷
憂相濟爲惡覺起蕭牆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

處以元良委之國務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
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撫之曰近日已來幾有投杼之惑太宗
哀號久之建成死時年三十八長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陸王
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並坐誅太
宗即位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
之甚哀仍以皇子趙王福爲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謚
仍依舊○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無子武德元年追贈衛王謚
曰懷四年封太宗子泰爲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禮改葬太子已下送
于郭外泰後徙封於越又以宗室贈西平王瓊之子保定爲嗣貞觀
五年薨無子國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義師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尋進封
齊國公授十五郡諸軍事鎮北大將軍留鎮太原許以便宜行事武
德元年進爵爲王授并州摠管二年劉武周南侵汾晉詔遣右衛將
軍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縱其左右攘奪百姓歆頗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斂境內六畜因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毀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歎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吉大懼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

其讜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踈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尋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世充平拜司空餘官如故加賜袞冕之服前後部鼓吹樂二部班劍二十人黃金二千斤與太宗各聽三鑪鑄錢以自給六年加授隰州摠管及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內結宮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踈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害九年轉左衛大將軍尋進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並如故高祖將避暑大和宮

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程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常違詔敕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叛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旣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義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爲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暉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璋上齊王符錄云元吉合成唐

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君聖焉可議之平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爲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時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辨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並坐誅尋詔絕建成元吉屬籍太宗踐祚追封元吉爲海陵郡王謚曰刺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謚如故復以曹王明爲元吉後

楚王智雲高祖第五子也母曰萬貴妃性恭順特蒙高祖親禮宮中之事皆諮稟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授楚國太妃薨陪葬獻陵智雲本名稚詮大業末從高祖於河東及義師將起隱太子建成潛歸太原以智雲年小委之而去因爲吏所捕送于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義寧元年贈尚書左僕射楚國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謚曰

哀無子三年以太宗子寬為嗣寬薨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夔嗣焉靈夔求徵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茲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為公儀鳳中卒於右威衛將軍子承況神龍中為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同舉兵入玄武門為亂兵所殺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為趙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貞觀初歷遷雍州牧右驍衛大將軍十年徙封荆王授荊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為代襲刺史詔曰皇王受命步驟之迹以殊經籍所紀質文之道匪一雖治亂不同損益或異至於設官司以制海內建藩屏以輔王室莫不明其典章義存於致治崇其賢戚志在於無疆朕以寡昧不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公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建侯之舊

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世垂軌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列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號州刺史號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暉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某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乃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風政之舉克著於朞月宜冠恒冊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尋又罷代襲之制元景父之轉漉州刺史高宗即位進位司徒加實封通前滿一千五百戶永徽二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賜死國除後追封沉黎王備禮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為嗣降爵為侯神龍初追復爵土并封其孫遯為嗣荆王尋薨國除

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學善隸書武德三年封爲魯王貞觀五年授華州刺史轉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漢王元昌在州頗違憲法太宗手敕責之初不自咎更懷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寵乃相附託圖爲不軌十六年元昌來朝京師承乾頻召入東宮夜宿因謂承乾曰願殿下早爲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承乾許諾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燒作灰和酒同飲共爲信誓潛伺間隙十七年事發太宗弗忍加誅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姓爲子公行天下情無獨親元昌苞藏兇惡圖謀逆亂觀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嬰其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五刑不足申其罰九死無以當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鏡欲開踈網漏此鯨鯢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願敦師憲典誅此兇慝順羣臣之願允鷹鷂之心則吳楚七君不幽歎於往漢管蔡二叔不沉恨於有周太宗事不獲已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國除

鄴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藩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爲之設宴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貞觀二年授散騎常侍三年薨贈左光祿大夫無子國除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謹善騎射武德四年封鄭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鄭州刺史徙封徐王遷徐州都督十七年轉絳州刺史以善政聞太宗降璽書勞勉賜以錦綵二十三年加實封千戶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子淮南王茂嗣茂險薄無行元禮姬趙氏有美色及元禮遇疾茂遂逼之元禮知而切加責讓茂乃屠斥元禮侍衛斷其藥膳仍云旣得五十年爲王更何煩服藥竟以餒終上元中事洩配流振州而死神龍初又封茂子瓘爲嗣徐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除宗正負外卿卒子延年嗣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

自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廷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賦貶永嘉司士至德初餘杭郡司馬卒永泰元年女壻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請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諷爲嗣因封嗣徐王

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儀隋左武衛大將軍述之女也早有寵於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爲皇后固辭不受元嘉少以母寵特爲高祖所愛自登極晚生皇子無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貞觀六年賜實封七百戶授潞州刺史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九年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跡多得異本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已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轉澤州刺史及天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乃進

授元嘉爲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軌爲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爲司空隆州刺史魯王靈夔爲太子太師蘇州刺史越王貞爲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紀王慎爲太子太保並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其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已者元嘉大懼與其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及越王貞父子謀起兵於是皇宗國戚內外相連者甚廣遣使報貞及貞子瑯琊王冲曰四面同來事無不濟冲與諸道計料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誅譔少以文才見知諸王子中與瑯琊王冲爲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士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衆唯冲與譔父子書籍最多皆文句詳定秘閣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并封其第五子訥爲嗣韓王官至貞外祭酒開元十七年卒元嘉長子訓高祖時封潁川王早卒次子誼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開元中封訥子叔瓌爲嗣韓王國子貢外司業

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貞觀七年授豫州刺

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尋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豐州
刺史更折節勵行頗著聲譽永徽二年薨高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
徒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思發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宮望其靈車
哭之甚慟無子以霍王元軌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暕神龍
初封嗣彭王景龍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宗正卿同正貢卒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頗好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七年授
兗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十年改封鄭王歷鄭潞二州刺史二十三
年加實封滿千戶總章中累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
高宗嘉之降璽書褒美賜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贈司徒荊州大都
督謚曰惠陪葬獻陵子敬上元初封爲嗣鄭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龍
初又封敬嫡子希言爲嗣鄭王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共一十四
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右金吾大將軍天寶初再爲太子詹
事同正貢卒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

王八年徙封吳王貞觀初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
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
器之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閻平也由是寵遇彌
厚因令娶徵女焉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元軌射之矢不虛發太宗
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羨
乎七年拜壽州刺史賜實封六百戶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嘗
衣布示有終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輒數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絳
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
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爲人不安在徐州唯與處士劉
玄平爲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荅曰無長問者怪而復
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
之哉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爲定州刺史突厥來寇元軌令開門
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賊連謀事洩高宗令收按
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

上覽表大悅謂使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賊而二子鳳賢遂以身蔽捍文操獲全二子皆死縣司抑而不申元軌察知遣使弔祭表上其事詔並贈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禮賢愛善如此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高宗崩與侍中劉齊賢等知山陵葬事齊賢服其識練故事每謂人曰非我輩所及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尋出爲襄州刺史轉青州四年坐與越王貞連謀起兵事覺徙居黔州仍令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有子七人長子緒最有才藝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垂拱中坐與裴承光交通被殺神龍初與元軌並追復爵位仍封緒孫暉爲嗣霍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千牛直外將軍

號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豳王貞觀七年授鄧州刺史

賜實封六百戶十年徙封號王歷號豫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莊子平陽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則天時失爵鳳第三子定襄郡公安則天初爲曹州刺史第五子東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見知垂拱中爲申州刺史初黃公譔將與越王貞通謀深倚仗融以爲外助時詔追諸親赴都融私使問其所親成均助教高子貢曰可入朝以否子貢報曰來必取死融乃稱疾不朝以俟諸藩期及得越王貞起兵書倉卒不能相應爲僚吏所逼不獲已而奏之於是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被誅子徹神龍元年襲封東莞郡公開元五年繼密王元曉改爲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祿大夫卒神龍初封鳳嫡孫邕爲嗣號王邕娶韋庶人妹爲妻由是中宗時特承寵異轉秘書監俄又改封汴王開府置僚屬月餘而韋氏敗邕揮刃截其妻首以至於朝深爲物議所鄙貶沁州刺史不知

州事削封邑景雲二年復嗣號王還封二百戶累遷衛尉卿開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別有傳

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漢王八年改封陳王貞觀九年拜趙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四年歷滑州刺史以政績聞賜物二百段後歷徐泗衛三州刺史元慶事母甚謹及母薨又請躬脩墳墓優詔不許麟德元年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賊削爵次子詢壽州刺史詢子徵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鄧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黃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五百戶高宗時又歷壽襄二州刺史兗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謚曰康無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廣平公昺嗣神龍初封昺子孝光為嗣鄧王開元十三年右監門衛大將軍冠軍大將軍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歲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起居送珍饌元名保傅等謂元名曰尚宮品秩高者見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為太宗聞而壯之曰此真我弟也貞觀五年封譙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賜實封八百戶拜壽州刺史後歷滑許鄭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轉石州刺史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常誠其子豫章王暄等曰藩王所乏者不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暄為江州刺史以善政聞高宗手勅褒美元名以賞其義方之訓高宗每欲授元名代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鄭州刺史州境隣接都畿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不檢攝家人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轉滑州刺史政理如

在鄭州尋加授司空永昌年與子亶俱爲丘神勣所陷被殺神龍初贈司徒復其官爵仍令以禮改葬亶子津爲嗣舒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中左威衛將軍卒子萬嗣天寶二年卒子藻嗣天寶九載封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譽善音律好學工草隸與同母兄韓王元嘉特相友愛貞觀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賜實封八百戶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魯王授兗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六年轉隆州刺史後歷絳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與兄元嘉子黃公譔結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配流振州自縊而死有二子長子銑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陽王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陷神龍初追復靈夔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道堅爲嗣魯王性嚴整雖在閨門造次必於莊敬少年佐郡聲實已彰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果隴吉冀洛汾滄等七州刺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二年兼檢校魏州刺史未行

改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此州都會水陸輻湊實曰膏腴道堅特以清毅聞文爲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魯王至德元年從幸巴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元年皇太子封爲魯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邃中興初封戴國公以恭默自守修山東婚姻故事頗任清列天寶中爲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貞觀五年封許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蘇州刺史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高宗時又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王元嬰將王暉號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號元祥體質洪大署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其時韓王元嘉號王鳳魏王恭狀貌亦偉不逮於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安子永嘉王暉永隆中爲復州刺史以禽獸其行賜死于家中興初元祥子鉅鹿郡公晃子欽嗣江王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娶王仁皎女至

千牛將軍卒

密王元曉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滿千戶轉澤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後歷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貞子南安王頴嗣神龍初封頴弟亮子曇為嗣密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賜實封八百戶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中元嬰頗驕縱逸遊動作失度高宗與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義訓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閉開須有常準鳩合敢樂并集府僚巖關夜開非復一度過密之悲尚纏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且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笑樂取適之方亦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為娛晉陵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又倡擾賤

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慙歎盈懷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都督又數犯憲章削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長樂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並陷詔獄神龍初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開元十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天寶初淮安郡別駕卒子湛然嗣十一載封滕王十五載從幸蜀除左金吾將軍

史臣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若明異重高道非出震雖居嫡長寧固
棋鎡况當開創之初未見太平之兆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兇
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

洪二十帝之篡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元嘉脩身元軌無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潔靈夔嚴整皆有封冊之名而無磐石之固武氏之亂或連頸被刑姦臣擅權則束手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難乎

賚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一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軌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竄敢告後人無或失政

唐書列傳卷第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十五

高士廉

長孫無忌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高儉字士廉渤海蓆人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頗涉文史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業中為治禮郎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於家恩情甚重見太宗潛龍時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軍伐遼時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為朱鷺主簿事父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供給不足又念妹無所庇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為司法書佐士廉父在

南方不知母問安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時欽州審長真率衆攻和和欲出門迎之士廉進說曰長真兵勢雖多懸軍遠至內離外感不能持久且城中勝兵足以當之柰何而欲受人所制和從之因命士廉爲軍司馬水陸俱進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餘衆盡降及蕭銑敗高祖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士廉與和上表歸國累遷雍州治中時太宗爲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親敬之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太宗昇春宮拜太子右庶子貞觀元年擢拜侍中封義興郡公賜實封九百戶士廉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時黃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

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須直千金富強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更疏決蜀中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爲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屨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五年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仍封一子爲縣公髡鑿人倫雅諧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攝司空營山陵制度事畢加特進上柱國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媾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

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旣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爲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迹至今以爲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廉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年與長孫無忌等以佐命功並代襲刺

史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士廉旣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十六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尋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右僕射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平章事又正受詔與魏徵等集文學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賜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閣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訓導比聽政常屈同榻庶因諮白少祛蒙滯但據案奉對情所未安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諭深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問之因叙說生平流涕歔歔而訣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師崇仁里私第時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駕將臨之司空玄齡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

餌石臨喪經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須爲宗社珍愛臣亡舅士廉知將不救顧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歿之後或致親臨內省凡才無益聖日安可以死亡之餘輒迴宸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陛下恩深故舊亦請察其丹誠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忌乃伏於馬前流涕帝乃還宮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士廉祖父洎身並爲僕射子爲尚書甥爲太尉當代榮之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真行審行慎行及喪柩出自橫橋太宗登故城西北樓望而慟高宗即位追贈太尉與房玄齡屈突通並配享太宗廟庭子履行貞觀初歷祠部郎中丁母憂哀悴踰禮太宗遣使諭之曰孝子之道毀不滅性汝宜強食不得過禮服闋累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十九年除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無幾遭父艱居喪復以孝聞太宗手詔敦喻曰古人立孝毀不滅身聞卿絕粒殊乖大體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爲衛尉卿進加金紫光祿大夫襲爵申國公永徽元年拜戶部尚書檢校太子詹事太常卿顯慶

元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先是士廉居此職頗著能名至是履行繼之亦有善政大爲人吏所稱三年坐與長孫無忌親累左授洪州都督轉末州刺史卒於官履行弟真行官至右衛將軍其子典膳丞岐坐與章懷太子陰謀事洩詔付真行令自懲誠真行遂手刃之仍棄其屍於衢路高宗聞而鄙之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卒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

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侯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嘗令出入卧內其年拜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太宗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蕃若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不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爲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爲宜太宗從無忌之議突厥尋政衰而滅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謂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

猶如子也踈間親新聞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也無忌深以盈滿爲誠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陳請太宗不獲已乃拜開府儀同三司解尚書右僕射是歲太宗親祠南郊及將還命無忌與司空裴寂同昇金輅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適雖怨讎而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無忌聰明鑒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詔報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居藩邸公爲腹心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多讓也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憇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

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
鵬於北喬馴羣鳥於南荒矧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
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脩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
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
鴟鴞嘯乎側葉鷁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竒或聚
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
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
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
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
眇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
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荅惠之情彌結
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今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
葉而芳傳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
子弟漢高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

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
謂作屏王室末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剪
多難上憑明靈之祐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曆豈予一人
獨能致此時迺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矜於斯甚所不取但今
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
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並策名運始
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
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
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
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
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陳
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
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
史吳國公尉遲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

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改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襄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普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郵國公張亮可豐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謂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

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褻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千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日爲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爲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爲藩翰傳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勲德旣勒銘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跡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

空萊國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文貞公徵司空
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
公瑀故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忠杜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
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節公開山
故荊州都督譙襄公柴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
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邠襄
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
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
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
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帳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
犯同致忠謹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
朕廟堂闢土方面重氛載廓王略遐宣並契濶屯夷勛勞師旅贊景
業於草昧翼淳化於隆平茂績殊勳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籠搢紳
宜酌故實弘茲令典可並圖畫於凌煙閣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

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
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官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
尚書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繆因自投於牀抽佩
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
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
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
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問百
寮必無異辭若不蹈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
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太
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
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
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
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
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

比而摠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鮮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

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與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謹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頗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為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為皇后卿等以為如

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為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為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鞠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眾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

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圭齋獻公之祀無忌從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為內史令東都平死於獄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屬累除刑部尚書坐與無忌通書見殺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無玷保君臣終始之義為子孫慶繼之謀社稷之臣功亦隆矣獎遇之恩賞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積慶之道不其惑哉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

